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九十六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繹史卷九十六下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越滅吳 [illegible]

左傳哀公十一年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

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
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
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
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
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
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
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
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公使大夫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襞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

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閒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畔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

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圍棘圍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

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令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淮南子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韓非子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黄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越絶書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

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

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敎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内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隳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

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吴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吴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吴王謂吴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乗之魯而與吴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

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晋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吴王曰
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
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
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吴之彊
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
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
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
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毁親

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絶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鋭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説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

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説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

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

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騎士鋭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吴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吴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令孤之怨吴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吴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

矣焦唇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内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也貪

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說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

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

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敝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受矢石吴王大說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吴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吴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

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争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宫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史記子貢一使使勢相破

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家語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强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之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歷說一案本出策士附會之談史記信之而為列傳家語又信之而益以孔子吳亡越霸之言夫越之滅吳孔子卒已八年矣斯之不實居然可知　說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左傳哀七年邾請救于吳有魯賦邾賦語此恐外誤　越絶書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戰闘闔廬口剬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名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

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挟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鑑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挟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說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

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鑠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嘆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諛讒中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偉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鑠炊而不蒸者王且

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虚也前園横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俑當與人俱葬後房鍜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載拜曰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酧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史記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㿏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

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吳越春秋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今本無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

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

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

之鮑氏夫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劔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

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按春秋經傳齊景公卒悼公立四年弒簡公立艾陵之戰在簡公元年吳王勝齊還殺子胥史敘艾陵在景公死後而殺子胥在弒悼公前失考甚矣　新書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稿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嘷而入淵鼃啣蒩而失奧燕雀剖而蚖虵生食蠱蒩而烓口浴清水而過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

皆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呂氏春秋越國大飢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飢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財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于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于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曰不可與也夫吳之於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

吳丧越越必丧吳今將輸之粟與之以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飢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飢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飢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

越絶書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

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

通達仇讐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吴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却行馬前諸

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
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絶其命又聽其言此
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
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
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
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
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
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

心仇讐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邪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

為人臣也辯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

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别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况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遯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

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

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吴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吴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則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慗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内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

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
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逄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
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
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
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
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
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
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

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别所愛妻操斗身操槪自量而食
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
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劔以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
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
為邦寳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
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
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
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劔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

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
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
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
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重乎王孫駱對曰君
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
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
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
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

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為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　子胥賜劔將自殺嘆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

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於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

水僊也吳越春秋子胥把劍仰天嘆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逄比干為友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論衡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　子胥

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踈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

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内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吉凶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　問曰

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劒欲無死得乎旨者不可示以文繡聾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說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

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吳越春秋夫差

帥諸羣臣出國東祀子胥江水濵諸臣併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投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散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勝忽見樂自觸

酒又言曰相國其可留神一與寡人相見胥即從中出曰生時為人死時為神嚮遠大王復重祭臣諸臣持杯杯動酒盡左右羣臣莫不見之○今本無　越絶書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子胥死民思祭之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韓詩外傳吴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

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左傳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十二年

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

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淮南子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

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韓非子曾從子善相劔者也衛君怨

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

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吳越

春秋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吳王復伐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

盈綠林徘徊枝陰跳蹴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〇秋蟬之喻切矣屢見而不厭由其言之聳聽也

說苑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

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石益謂孫伯曰吴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史記春吴王北會諸侯於黄池吴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敎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吴吴師敗遂殺吴太子吴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黄池懼天下聞

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左傳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勿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

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

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

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𢈔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

我絶慮無還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閒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

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
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
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
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
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
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
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
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

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録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逞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

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玆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

卜收文武之諸侯孫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辠訊讓

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

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孫禮佐周公以見

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

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

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

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

吳公孫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

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俞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賔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穀梁傳黄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

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

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劔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茍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茍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

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邱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勠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辠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辠

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

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
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
辠也寡人之辠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
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
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
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
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
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

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吴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韓非子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聞吴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韓非子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吴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宫室於是

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越王慮伐吴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

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絶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墨子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

越王擊金而退之

淮南子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說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

史記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

破吳因而留圍之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黄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虚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濵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

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

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寛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寛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名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

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茍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

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孫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

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

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

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

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吳越春秋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躒躁摧長惡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

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國語至於玄月王名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吴至於五湖吴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

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嬴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
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嬴
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
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
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
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
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埶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
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弗與若將與之必因天

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强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强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考左傳與吳語蓋自哀公十七年越敗吳于笠澤自此三戰三北於哀公二十年遂圍吳至二十二年滅之無不戰而潰之事此越語末篇獨云然似國語一書亦不出一人之手

左傳二十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

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吴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

哉○史記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
按左傳趙孟降于喪食杜注云趙孟襄子無恤時
有父簡子之喪而史記云晉定公卒趙簡子除三年之
喪為朞正在越圍吳之年後又云出公十七年簡子卒
越圍吳趙孟降喪食重複訛外馬還之踈也　吳越春
秋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　松陵欲
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
目若燿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
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
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
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
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
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
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
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
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

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國語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予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辠於會稽今君王其

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龢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来辭愈早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吴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

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

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辠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宫不傷越民遂滅吳　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宫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孫請成男女服從孫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絶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孫不道得辠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孫之敝邑孫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

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

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韓非子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越絕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邪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

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為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秣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仗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

不忠信斷絕吳之世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吳越春秋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修文御覽引今本無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諸書不載西施所終翟去滅吳未遠此言當必有據

越絕書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名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

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溼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

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韓非子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

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隂五百里以賂之

說苑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越絶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嘆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戦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

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内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袵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闕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為州伯以為專句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

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絶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霸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越王既已勝吴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為王言者也越

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特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為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敎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

冥冥預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

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

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
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
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
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
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
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
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事越

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樂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

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吳越春秋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焉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群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

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管絃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乇乎今欲伐吳可未邪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

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
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萬歲難極
臺上羣臣大說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
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
也故面有憂色而不說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
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
將誅子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
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

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

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久流汙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内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

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乗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名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越絶書若竹城者句踐伐吴還封范蠡子也其

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名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

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享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吴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

第八也辰剋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名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强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

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劒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絕書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越絕書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

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此妄也是時孔子卒久矣紀年晉出公七年於越徙都瑯琊水經注瑯琊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

中國從都瑯琊瑯琊

吳越春秋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說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冬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吴中國皆畏之○秦桓公當作厲共公

淮南子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

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有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

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惟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此即前事而述者駁異也當句踐時無梁王

王　呂氏春秋容有以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者而王反說之　新論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　新序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慈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慈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名曰固將名之文子

曰他日請念

吴越春秋句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新書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綮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

越絶書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

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崇德欵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為狂者句踐何當屬苙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為福危民易為德是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

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為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為醫邦亡不為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

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竝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

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為同耳然子胥無為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内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

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

居無幾何致産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黄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

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

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

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

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列仙傳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佐句踐破吴後乘輕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符子陶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子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

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養魚經

咸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任足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六月納二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納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

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錢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又易長也　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于陂中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鈷鉧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新序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名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

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說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口新書同

吳越之事見於左氏内外傳史記世家越絶書吳越春秋詳哉其言之矣吳越同域世為讎敵非吳有越越將有吳勢使然也二國之兵端始於魯昭公三十二年釁自吳起越受其伐既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虚以襲吳都越獲報矣檇李之役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死夫差嗣立卧薪嘗膽義不與共戴天戰勝夫椒遂以入越子報父讎何其壯也夫吳楚交惡累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越人黨楚以撓吳也夫差

積謀深計而克勝焉師保會稽國存一綫若滅越則
楚國可定吳霸可成以之尊周固同姓也春秋進霸
亟許齊晉寧獨外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信其詐諛
許以行成伍員强諫不聽伯嚭貪佞取容於是稱兵
上國老師齊陳俾越人生聚敎訓陰謀沈慮朝夕欲
圖其後而夫差不悟也哀公十三年越入吳二十年
圍吳二十二年滅吳越人兼有吳土號稱霸王驅役
中國誰實使然曰夫差為之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

誤吳而速其斃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黄池之會吳先晉歃中國之胥而為吳不知吳之胥而為越也吳入郢經所特書而入吳隨之會于黄池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唯哀公元年吳實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喜闔廬之攘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然兩霸之日忽繫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欲圖中國而果忘越乎越人一舉而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其君含垢蒙

恥其臣忠計善謀讀史至此孰不悲其志而感慨焉

惟是魯以宗國弗能自振崇吳以會復勤吳以兵使

夫差師頓於疆外禍深於國中者魯為之也史記曰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繹史卷九十六下